

罽罽冠形制考

苏日娜

(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 北京 100081)

〔摘要〕 蒙古族服饰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人曾于13世纪建立过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作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古人服饰,其发展和变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罽罽冠”是蒙元时期蒙古人服饰的典型代表,成为贵妇们的普遍帽冠。罽罽冠的形制随地区不同而异,也随贫富不同而有别。

〔关键词〕 少数民族; 社会生活史; 蒙元时期; 罽罽冠; 形制

〔中图分类号〕 K8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02)02-0103-05

蒙古人曾于13世纪建立过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当时,随着与中原和西方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相互交往,蒙古人在保留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原文化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创造出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与中亚文化互相交融的多元文化。

作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古人服饰,无论是在服饰的取材、形制、种类以及装饰诸方面,其发展和变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独具特色的“罽罽冠”即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金启琮教授《故姑考》和方龄贵教授《罽罽考述》,就罽罽冠的产生、消亡及其词义作了深入的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有姚从吾先生《说叶刊元朝秘史中的固颀冠》、吴晓玲先生《说罽罽》、《说罽罽补》论述罽罽冠,但后两文均已佚失。法国嘉特麦尔译注拉施特《波斯蒙古汗国》中,也曾就孛黑塔的语义进行了论述。希莱格《亚洲、中国及欧洲的圆锥形女式高帽》一文,就罽罽冠与其他民族的高帽进行了比较。布勒士奈德在《东亚史料中所见的中世纪寻究》中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时,于“姑姑”一词注疏中引其他史料对罽罽冠进行了注释。另外,日本学者白鸟库吉《高丽史中所见的蒙古语之解释》,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孛黑塔”考》,江上波夫《蒙古女帽罽罽考》,冈本敬二《关于亚细亚北方诸民族妇人帽“孛黑塔”》等,都不同程度地就罽罽冠的词义及渊源进行了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李肖冰的《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及赵芳志主编的《草原文化》,以及德国阿尔涅·埃格布莱希特主编的《蒙古人及其帝国》等书,其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图像

〔收稿日期〕 2001-06-12

〔作者简介〕 苏日娜(1959-)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副研究员,史学硕士。

给罽罽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

蒙元时期，蒙古妇女喜戴一种高耸的冠饰，名为“罽罽”。罽罽在史料中又被写成“故故”、“姑姑”、“固姑”、“罽罽”、“故姑”或称作“孛黑塔”。一般认为，蒙古语中罽罽与孛黑塔并见。罽罽一词，可能源于乌桓语之“句决”。“句”，古音古侯切，见母，尤韵，构拟作 {kleu}；入声，构拟作 {kiet}。乌桓语作 güget 问题不大。入声在元代已消失，güged 变音为 gūgū 的可能性很大。“孛黑塔”一词，有源于波斯语和突厥语之说，又有源于鲜卑语之见。^[1]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先生在《欧亚北方文化的研究》一书中论及到罽罽的源流，检出《三国志·魏志》引《魏略》言乌丸及《后汉书·乌桓传》中有“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之语，认为此“句决”当即与蒙古顾姑为同一物，两者形制相似，均为妇女出嫁时所戴着或已婚妇女所戴之物。^[2] 《蒙古秘史》74 节曰：“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将他母子撇下时，河额仑好生能事，系牢了固姑冠，系紧了袄子。拾着果子，撇着草根，将儿子每养活了。”^[3] “固姑冠带着”，蒙古语作“孛黑塔刺周”。可见，罽罽冠已是一种蒙古人特有的已婚贵族妇女所戴的冠帽。

关于罽罽冠的形制，汉籍记载最早见于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约在公元 1221 年左右。书中云：“妇人冠以桦木，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绢，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4] 同时代的南宋使者赵珙在《蒙鞑备录》中写道：“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5] 稍后，约在公元 1237 年，另一位南宋使者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记道：“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故。”徐霆作疏：“霆见故故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直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6]

元代，罽罽冠成为贵妇们的普通帽冠，并广为流行。叶子奇《草木子》中记道：“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7] 元末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记载当时大都城内二月十五日做盛大佛事，奉佛祖造像游历皇城的繁华热闹情景时这样写道：“于十五日蚤，自庆寿寺启行人隆福宫绕旋，皇后三宫诸王妃戚畹夫人俱集内廷，垂挂珠帘”；“从历大明殿下，仍回延春阁前萧墙内交集。自东华门内，经十一室皇后鞞耳朵前，转首清宁殿后，出厚载门外。宫墙内妃嫔媵罽罽皮帽者，又岂三千之数也哉？可谓伟观宫廷，具瞻京国，混一华夷，至此为盛！”^[8] 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元朝罽罽冠流行的气势。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曰：“受虏爵之妇，戴固顾冠，圆高二尺余，竹篾为骨，销金红罗饰于外。”^[9] 说明元朝不但蒙古贵妇流行戴罽罽冠，而且在元朝称臣的南人之妇，也可以戴罽罽冠。

元人诗歌中也有描写罽罽冠的精美诗句，例如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咏道：“香车七

[1] 波斯语一说，见方龄贵先生《罽罽考述》一文。文中据诸家的考证，“孛黑塔”盖出于波斯语之 baghtaq，“孛黑塔”当系借用波斯语。突厥语一说，详见 [德] 心·多费尔《新波斯语中的蒙古、突厥语成分》第 89 条，他认为突厥语 bor+ta-q，构成“系冠”之意。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先生认为鲜卑乌桓妇女所戴“句决”应与蒙古罽罽为同一物。又日本学者冈田敬二认为就是“朴大真”，检《南齐书·魏虏传》：国中呼“檐衣人为朴大真”。盖以“朴大”为 boglak 的对音，考“真”即蒙古语之 -cin（或 -ei），训“者”或“职司其事的人”（《元史》、《元朝秘史》通常译写为“臣”或“赤”，则朴大真此云戴 boglak 者，即戴罽罽冠的人。

宝固姑袍，旋摘修翎付女曹。”并且自注曰：“车中戴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许，拔付女侍，手持对坐车中，虽后妃驭象亦然”。诗歌不仅道出了罽罽冠的富丽，而且说明罽罽冠是地位显贵妇女的冠饰。

从汉文史料可以了解到 13 世纪罽罽冠的大致情况：

(1) 以桦树皮或铁丝为骨架，外面包以黑布或红青锦绣，其上又插有柳枝、细铁丝或野鸡毛。

(2) 其形状呈圆柱形，高约 2~3 尺。

(3) 蒙古已婚妇女普遍戴罽罽冠。

西方史料亦有很详细的记载。1245—1247 年西方传教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 (John of plano Carpini) 出使蒙古后，在他的书中写道：“在她们的头上，有一个以树枝或树皮制成的圆的头饰，这种头饰有一厄尔 (45 英寸) 高，其顶端成正方形。从底部到顶端，其周围逐渐加粗，在其顶端，有一根用金、银、木条或甚至一根羽毛制成的长而细的棍棒。这种头饰缝在一顶帽子上，这顶帽子下垂至肩。

这种帽子和头饰覆以麻布、天鹅绒或织锦。不戴这种头饰时，她们从不走到男人们面前去，因此，根据这种头饰就可以把她们同其他妇女区别开来。要把没有结过婚的妇女和年轻姑娘同男人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每一方面，她们穿的衣服都是同男人一样的。”^[9] 1253—1255 年，另一位西方传教士威廉·鲁布鲁克 (William of Rubruck) 则对罽罽冠的外形、构造甚至名称、戴法有非常生动细致的描写：“妇女们也有一种头饰，他们称之为勃哈 (bocca)、这是用树皮或她们能找到的任何其他相当轻的材料制成的。这种头饰很大，是圆的，有两只手能围过来那样粗，有一腕尺 (由肘至中指尖的长度，约 18 至 22 英寸) 多高，其顶端呈四方形，像建筑物的一根圆柱的柱头那样。这种勃哈外面裹以贵重的丝织物，它里面是空的。在头饰顶端的正中或旁边插着一束羽毛或细长的棒，同样也有一腕尺多高；这一束羽毛或细棒的顶端，饰以孔雀的羽毛，在它周围，则全部饰以野鸭尾部的小羽毛，并饰以宝石。富有的贵妇们在头上戴这种头饰，并把它向下牢牢地系在一个兜帽上，这种帽子的顶端有一个洞，是专作此用的。她们把头发从后面挽到头顶上，束成一种发髻，把兜帽戴在头上，把发髻塞在兜帽里面，再把头饰戴在兜帽上，然后把兜帽牢牢地系在下巴上。因此，当几位贵妇骑马同行，从远处看时，她们仿佛是头戴钢盔手持长矛的兵士；因为头饰看来像是一顶钢盔，而头饰顶上的一束羽毛或细棒则像一枝长矛。”^[10]

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鄂多立克于 1322—1328 年东游中国后写成《鄂多立克东游录》，《东游录》云：“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皇后坐在他的左手；矮一级坐着他的另两个妃子，而在阶级的最底层，立着他宫室中的所有其他妇女。已婚者头上戴着状似人腿的东西，高为一腕



图一 戴罽罽冠的仁宗皇后
——弘吉刺氏阿纳失失里



图二 戴罽罽冠的蒙古族贵族妇女

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鄂多立克于 1322—1328 年东游中国后写成《鄂多立克东游录》，《东游录》云：“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皇后坐在他的左手；矮一级坐着他的另两个妃子，而在阶级的最底层，立着他宫室中的所有其他妇女。已婚者头上戴着状似人腿的东西，高为一腕

尺半，在那腿顶有些鹤羽，整个腿缀有大珠；因此若全世界有精美大珠，那准能在那些妇女的头饰上找到””《克拉维约东使记》中说帖木儿大夫人：“面罩白色薄纱，头髻高耸，颊类头顶盆盖，发际有珠花宝石等首饰，髻旁插有金饰为一象形，其上亦镶有大粒珍珠，另有红宝石三块镶于象上，宝石之巨大，约有二指长，发际尚插有鸟羽一枚。”^[11]

从西方史料中可以进一步了解 13 世纪罽罽冠的情况：

(1) 以桦树皮、柳枝为骨架，外面包以贵重的丝织物。其顶上插有金银、木条或一束羽毛，并饰以孔雀毛和宝石。

(2) 其形状呈下细上粗的圆柱形，顶上呈四方形。高度约 2.6—3.4 尺。

(3) 明确了罽罽冠是在兜帽的基础上另加上的冠。

(4) 罽罽冠是已婚妇女的标志。

(5) 戴罽罽冠已成为贵族妇女的特权。



图三 戴罽罽冠的蒙古族贵妇

另外，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队 1974 年在乌盟四子王旗乌兰花镇王墓梁元代汪古部贵族陵园挖掘出土了十几个罽罽冠，各墓中出土的罽罽冠的样式、尺寸、质量和外表包裹基本一致。一般用两块桦皮接起来缝在一起，再围合成圆筒，把接合处用彩线缝扎起来，线虽腐朽针孔犹存，筒外包裹着色泽艳丽、花纹精美的各类丝绸，其上缀连着各种各样的饰珠或其他装饰品。如十一号墓出土的一件罽罽冠，筒外包扎着一层黄纱布，其上有用纸和彩绸扎成的绿色花带，带上蔓、叶、花具备，还有包着孔雀毛的枣核形饰件，用彩线装饰连缀在黄纱布上。枣核形饰件间点缀以丝绸做成的涂着金边的云形装饰。在其中一个周围饰着纤细的富有绚丽色泽的孔雀毛花朵的花心，插着一个三寸多高的小木棍，棍顶连一圆木球，球顶连着一个基督教特有的象征物—木制十字架。这个罽罽冠上还插着许多蓝茵茵的闪烁着光彩的孔雀毛。六号墓出土的罽罽冠，外面包着绚丽多彩的团花绸，上系一对有精美花纹的金筒以及铁制云形饰片和圆形铁十字架。

其他罽罽冠，有的还印有“寿”字。罽罽冠上还装饰着各种各样的松石、琥珀制成的串珠等。^[12]王墓梁元代汪古部贵族陵园出土的罽罽冠的形制与元代史料的记载完全相符。另外，在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伊赫—腾格里—阿姆地方，博格多乌拉山的岩画中刻着头戴罽罽冠的蒙古女人像，她穿着典型的蒙古长袍，脚登尖头皮靴。脸形是典型的蒙古形，宽而圆，眼细，稍微斜视，侧面可以看到一只细辫。她头上戴着一顶高的出奇的罽罽冠，就像一顶略成弯形的高筒帽。上端侧面有一突起，上端中间竖有一苗似乎是细细的有交叉的小树或是一根有四个叉的弯弯的树枝。^[13]这幅 13 世纪的岩画罽罽冠形制，恰好与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威廉·鲁不鲁乞所提到的罽罽冠的顶呈四方形相符。而冠顶所插树枝与南宋使者徐霆记载相符。

我们从中外史料记载中纵观流行长达 100 多年的罽罽冠，对罽罽冠的形制有了整体的认识，即罽罽冠的原料随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往往是以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材料制成，早期在北方以树木、桦树皮为骨架，继而以铁丝制架，进入中原以后则以竹为骨架。罽罽冠的装饰也随贫富不同而有差异，富者饰以宝石、珍珠、彩珠，翠花，琥珀、织锦，孔雀羽毛等；贫者则只能以青毡、黑布、粗麻、野鸡毛等来装饰。最早的罽罽冠较高，平均在 3 尺左右，

元末降到平均2尺左右。罟罟冠的高矮变化直接反映出蒙元社会生活的荣与衰。罟罟冠的形制基本相同,不过依地区的不同略有区别,大致有以下几种,参见图一“戴罟罟冠的仁宗皇后图像”,图二波斯彩绘“戴罟罟冠的蒙古贵族妇女图”^[14],图三“新疆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戴罟罟冠的蒙古族贵妇壁画”^[15]。

通过对蒙元时期蒙古人罟罟冠形制的探讨,不仅能够了解蒙古族服饰的发展变化规律,窥见蒙古族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能够发现各民族文化相互间的影响与交融,为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方龄贵. 罟罟考述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9 (5): 56.
- [2] 额尔登泰, 乌云达贵. 蒙古秘史校勘本 [M]. 北京: 1980. 935.
- [3] 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 [A].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 (13) [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 [4] 赵珙. 蒙鞑备录 [A].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 (13) [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 [5] 彭大雅, 徐霆 [A]. 黑鞑事略.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 [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 [6] 叶子奇. 草木子 [M] 卷3下. 杂制篇.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熊梦祥. 析津志辑佚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205-216.
- [8] 郑所南. 郑思肖集 [M].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1. 181-182.
- [9] 英道森编, 吕浦译, 周良霄注. 出使蒙古记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8, 120.
- [10] 何高济译. 鄂多立克东游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74.
- [11] 杨兆钧译. 克拉维约东使记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7, 144.
- [12] 盖山林. 阴山汪古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233-234.
- [13]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博格多乌拉山麓石崖上的蒙古古代人像、铭文和图形 [J]. 文物参考资料, 1980, (2).
- [14] 阿尔涅, 埃格布莱希特. (Arne Eggebrecht). 蒙古人及其世界帝国 [M]. 德国美茵茨市: 菲力浦·冯·查伯恩出版社, 1989, 54.
- [15] 李肖冰. 西域民族服饰研究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46.

On the Shape Systems of “Netlike Bonnets” in Yuan Dynasty

SU Ri-na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Mongolian dress and adornments are important departments of the living history on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Mongolians founded a great empire across the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during the 13th centur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Mongolian dress and adornments arrived at quite high levels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Netlike Bonnet” (guguguan) was popular among noble women, and became one of typical representations of Mongolian dress and adornments during Yuan dynasty. Shape systems of “netlike bonnet” chang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ersonal possessions and district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living history, Yuan dynasty of Mongolia, “netlike bonnet” (guguguan), shape system

〔责任编辑 徐亦亭〕